



朱湘书信二集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朱湘书信二集

海外寄霓君
朱湘寄友人



责任编辑：王谦元

封面设计：贾 愚

封面题签：宏 伟

朱湘书信二集

本社 编

(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75 插页：8 字数：210,000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,800

统一书号：10378·139 定价：1.70元

序

五十年后的今天，重读朱湘的两种书信集，依然感到友谊的真挚与亲切，仿佛诗人犹在身边诉说他的生平与理想，为人与治学。真想不到这些信札被遗忘了这许多年，还能重新出书，这有助于了解诗人的思想与情怀，创作与论述。

朱湘原籍安徽太湖县，祖居弥陀寺百草林（今弥陀公社长岭大队）。祖父是个中医郎中，闻名乡里。父亲朱延熹是个翰林，历任江西学台、湖南盐道使等官职。同治年穆宗皇帝赐封金匾一块，上书“功高九万里，道台十三春”。朱湘的四兄朱文庚继承了全部家业，有良田千亩^①。

朱湘于1904年生于湖南沅陵县，地处沅江上游。1919年考上清华学校。他时常不到食堂进早餐，听候点名。三次不到，作为旷课论，记一个小过。他可能还旷过课堂上的功课。约在1923年冬天，他即将在旧制大学一年级（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）毕业时，因旷课逾章，被开除学籍。这样被开除在清华还是破天荒第一次，轰动全校。我因此想看看这位同学，只见他在学校西园僻静处孤傲地徘徊，若无其事，我心里暗自称奇。

^① 参看赵荆华：《朱湘世系及其它》，载安徽《艺谭》杂志1983年第4期。

1925年初夏，经孙铭传(大雨)介绍，我开始和朱湘通信。是年冬天，朱湘来到北平。当时清华“四子”，即朱子沅(湘)、孙子潜(铭传)、杨子惠(世恩)、饶子离(孟侃)在东单梯子胡同租屋同住，每天作诗写文章，文人气氛浓郁，生活上并不和谐。

1926年夏天，我在工字厅前小溪旁边遇见校长曹云祥先生，先生问会不会下雨，我回答说会下。他追问，何以见得？我说：“有雨天边亮。”校长听了很高兴，我趁势替朱湘请求复学。校长问：“朱湘果真有天才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绝顶聪明。”校长点头说道：“那就让他回来吧。”在此以前，子潜已经替子沅向校长求得复学的许可，这件事我当时并不知道。前些时候，子潜写信告诉我，他曾在当天把这个好消息透露给朱湘，可是诗人听了，毫无表情。

到了秋季开学时候，朱湘自城内来电话，抱怨郑振铎没有提前给他寄稿费来，害得他连上清华的车钱都没有，因此改变主意，想去杭州教中学，月薪有六十元之多。是我给了他一点钱，苦劝他回校的。这步棋可能走错了。

到了寒假，朱湘要回长沙，叫我把他的信件转到家里去。可是他并没有回去。霓君后来告诉我，转回去的信有一封是一个女子写给朱湘的情书，被她扣留下来了。她因此赶来北平，维护这个小家庭。

据《海外寄霓君》第五十八封说：“几年来只有在北京初见面时候最好，那时候人是两个人，心只一片心，那时候我过得最快活。”这倒是真情。我第一次踱进他们那间公寓房间时，便感觉到有一种别致的馨香，仿佛是洞房里才有的。我当时羡慕诗人有福，唯独“罗胖先生”皑岚，以小说

家的锐利眼光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情感有裂痕。

朱湘于1927年赴美国留学，有五年学习的机会。但是他思家心切，才读了一年书就想回国，经皛岚和我竭力挡住了。朱湘也知道自己在国内结的仇人太多，找事不容易，想考个硕士或博士，保证将来有饭吃。可是到了1929年，闻一多约他到武汉大学教书，他就决定回国。他在上海碰见几位熟朋友，被他们拉到安庆安徽大学去了。这一步棋又下错了。一个连学士都没有弄到手的大学生当上教授，月薪三百，这是最优厚的待遇。可惜有好日子不会过，夫妻口角，捣毁家什，次日和好，又去购置一套新的。有钱无处花，就去买骨董字画，如郑板桥的墨迹，已被鉴定为仿制品。到了1932年，朱湘没有接到聘书，从此失业，饥寒交迫，曾被轮船上的茶房押着去找赵景深求救，并向他借一点钱买件旧衣衫穿上，然后再去见这位忠厚长者，诉说飘零之苦。

夫妻双方性情急躁，霓君的口又“厉害一点”，再加上怀疑，终于酿成大祸。据朱湘的儿子小沅的回忆录所记，1933年12月初，朱湘在上海购得霓君最喜爱的软糖，问霓君甜不甜，回答是出乎意外，诗人一定感到失望。他随即乘船西上，于12月5日清晨船过李白饮月的采石矶时，狂饮半瓶酒，朗诵德国诗人海涅的原文诗，然后随江流而去。诗人热爱祖国，浩气凛然，愤世嫉俗，刚正不阿，只身奋斗，穷困潦倒，可哀可惜！

后来呢？听说霓君曾一度服毒，削发为尼，一说进了天主教。我两次到长沙，都没有打听到霓君的下落。小沅当时寄托在南京白下路贫儿院。我曾于1934年两次过南京去看他，他说每天都到院门口竹篱边望我再去看他。朱湘有个嫂

子，名叫薛琪英，曾留学法国，译有法国童话小说《杨柳风》，并曾在《新潮》上发表过多篇译文。是这位二嫂接过小沅，要他“一子双桃。”可是霓君后来把儿子带走了。这一步棋又下错了。一多曾叫小沅到昆明去投考西南联大，可是小沅到达时，一多已被刺，小沅因此流落在昆明。

小沅后来因为有一点历史问题，被下放到煤矿劳教二十年，染上矽肺病，于1978年病死。听说煤矿曾为小沅平反，后来证实不确。小沅的儿子幼林患红斑狼疮，浑身水肿，脸上布满紫红色疮疱，往外渗黄水，三年痛苦，已于1982年病故。霓君早已于1974年在昆明逝世。朱湘的女儿小东曾于1983年筹措路费到北京来看我，并向一家出版社诉说生活的困苦。她先天不足，“生下来很轻”，后天失调，“没有奶吃”，所以个子矮小，身体虚弱，少年时因病无钱医治，锯去了一条腿。她由北京回到昆明时，得知她的一个女儿已于日前被一辆三轮车撞断脊骨，成了残废。这许多灾难都落到了诗人的后代身上。诗人曾誓言，要让霓君同小沅小东“过一辈子好日子”，哪知他自己求解脱，一家人却因此陷于穷困之中。

上面这些事的详细情形，大半见于罗皓岚（已于1983年逝世）、柳无忌和我合写的《二罗一柳忆朱湘》（三联书店），书中二十来篇文章可以说是对朱湘的生平、创作活动和学术思想所下的注解。

本书中的《海外寄霓君》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写夫妇间的琐事，不让外人知道，只等将来回国，两人共同阅读，重温往事。皓岚特别称赞这一点，他曾在《读〈海外寄霓君〉》（已收入《二罗一柳忆朱湘》）一文中说：

如果有人问我，文学作品中最喜欢的是哪一种，我可以马上回答说，我顶喜欢书信和日记，但也有一个附带的条件，那便是写这书信和日记的人，生前没有存着要印给大家看的心思。如果存着这样的心思，他无形中便把真情藏了一半，读者能看到的，不过是他那副摆给观众欣赏的面具而已。这部《海外奇覓君》的好处便在这里：朱湘写这些信给他的太太时，并没有想到他日后要投水自杀，更没有想到这些信会印成集子，公诸世人。

朱湘的字很清秀工整，简直是美术作品。他的信有一些近似优美的小品文。《海外寄覓君》于1934年12月由北新书局印刷1500册。本书中的《朱湘书信集》于1936年3月由天津人生与文学社印刷1000册，大部毁于战火。这部书是用罗皑岚的长篇小说《苦果》赚来的钱津贴出版的。对这些书信，我当初不识货，胡乱编排，恳请心爱的朋友抄录出来，就交给无忌出书。如今有人发现这部书是研究朱湘的重要资料，其中对新文学应走的道路和新诗发展的前途有精辟的见解。

但是这两部书信集当时都未经整理，我这次协助校订，颇费功夫与情感。当初顾虑到诗人树敌太多，我曾将《朱湘书信集》中一些字句用省略号代替，以免再得罪人。我曾原序中说，要等到百年后，这些阙文才能补上。但是原件已于抗战初期被托管人销毁，所以我如今只能凭记忆恢复几处原有的字句。至于文字有错误、意义不明的地方，我不便改动，只好加上一个问号，如(?)。

朱湘一生勤奋，每天读书写作十一小时。他曾写信对无忌说：“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点钟都在想着作诗。”诗人生

前及死后出版了新诗《夏天》、《草莽集》、《石门集》、《永言集》，散文《中书集》，文学评论《文学闲谈》，翻译诗《路曼尼亚民歌一斑》（即《罗马尼亚民歌一斑》）、《番石榴集》，翻译小说《英国近代小说集》等书。一个短命的诗人能有这些成就，是无愧于大地对他的养育的。

朱湘二十一岁就能用英文写十四行体诗，一首致荷马，一首致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，后一首曾由我译出大意，发表在《新文学史料》1984年第一期上，原稿已遗失，好在那本史料上附有原诗的照片。《朱湘书信集》中致赵景深第十二封信上有朱湘的自由体英文诗一首，是1927年冬天写的，当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大学四年级学生。诗中有美妙意境和哲理玄思，这种形式和内容在当日的美国是很时兴的。至于诗人翻译的辛弃疾的《摸鱼儿》和欧阳修的《南歌子》，已无存稿，希望有好事者到芝加哥大学去，从《长生鸟》（一般误译为《凤凰》）杂志上把这两首译诗抄录下来。

对朱湘的评价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就是他是否新月社中人。据钱光培同志在他的《现代诗人朱湘研究》一书中考证，朱湘并不是新月派人。《朱湘书信集》致罗念生第十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《新月》月刊方便就请寄一本给我看看（必要时可寄还），但特别去买则请不必。”如果诗人是新月社中人，新月社理应送他一本月刊，他本人也理应关心这个刊物。所以朱湘这句话是一个有力的反证。

近年来，评论朱湘的文章、朱湘研究、朱湘年谱、朱湘资料，以及诗人自己的著作与翻译，陆陆续续地在发表，出书。这个被遗忘和误解的诗人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受到公

正的评价。对此，我感到欣慰，多年来的抑郁心情从此云散烟消。遥祝诗人的灵魂自太平洋上升入高天，看霞光四射，听太空中传来自己生前谱写的《采莲曲》和《摇篮歌》：

菡萏①呀半开，
蜂蝶呀不许轻来，
绿水呀相伴，
清静呀不染尘埃。

溪涧
采莲
水珠滑走过荷钱。
拍紧，
拍轻，
桨声应答着歌声。

天上瞧不见一颗星星，
地上瞧不见一盏红灯，
什么声音也都听不到，
只有蚯蚓在天井里吟：
睡呀，宝宝，
蚯蚓都停了声。

1985年3月，北京

①菡萏(hándàn)：荷花。

目 录

序 罗念生

海外寄霓君(九十四封).....1

朱湘书信集

寄 彭基相(二封)	175
寄 汪静之(一封)	178
寄 梁宗岱(一封)	180
寄 曹葆华(一封)	183
寄 戴望舒(二封)	186
寄 吕蓬蓐(二封)	189
寄 徐霞村(一封)	191
寄 赵景深(十九封)	193
寄 柳无忌(六封)	223
寄 罗皑岚(十九封)	228
寄 罗念生(二十四封)	253
寄 孙大雨(五封)	285

寄 施蛰存(一封)	293
附录:《朱湘书信集》原序(罗念生)	294
关于《朱湘书信集》(罗念生)	296
后 记	299

海外寄電君



霓妹，我的爱妻：

你从般若庵十二月初五写的“第一封”信我收到了。我后天就要搬家，你的信可以寄到憩轩四兄第一次替你打的信封那里。我在芝加哥城里过得好些，身体也好，望你不要记挂。我到今天总共收到你八封信。你信内并不曾提到岳母大人同憩轩四兄的病，想必是都好了。你的奶水不够，务必要请奶妈子。照我如今这般寄钱，是很够请奶妈子的，千万不要省这几块钱。小东身体已经不好，如若小时不吃够奶，一定要短命，那时我决定不依你，小沅你是不用我说就会当心的，所以我也不多讲。罗先生倒是很帮忙，不过那取衣的钱一定要还他。不知你已还给他了没有。千万记得还他。你很可以多寄些鱼肉给他，不过千万告诉他不要叫厨房作，怕的好鱼好肉给厨房赚下去了。你还告诉他，我从前在清华同他，同彭光钦先生，还同些别的同学，一同吃罗胖子先生从湘潭寄的鱼肉。我当时曾经答应了由家中寄些鱼肉给他们再吃一次，你可以多寄些，由他替我请他们吧。我这里只好等今年冬天再看寄不寄吧。如今已是春天，你寄时路上怕会坏了，不值得。并且东西寄到美国后，要抽我很重的税，那时东西不曾吃到，倒要赔钱，那才不上算呢。不过夏天罗先生来美国的时候，

他到上海以后，我可以托他在泰丰买些罐头带给我。如若上海没有菌子罐头，你可以寄三四个罐头菌子到上海交他带给我，不能再多，再多他就带不了，并且太多时怕人查出来。那要罚很多的钱。我新近译好了一本外国诗，寄到上海，可以先拿四五十块现钱，我叫他们直接寄到般若庵八号朱小沅，大概阳历三月底你可以收到。我这几个月因为搬了两次家，省而又省，只省得二十块美金来，阳历三月初寄给你，阳历四月半你可以收到。连着稿费也有九十块中国钱了。以后希望每月能省十五块美金寄给你，我这样省，恐怕书都买不了什么。我来美国许久，电影同戏一次也不曾看过。等一年之后，你进了学堂，我或者可以多买些书，偶而添点衣裳。象现今这样，是决定不成的。不过这我一点也不埋怨。我书尽有的看，因为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极大，要看什么书，就有什么书。我的霓妹妹替我带着一男一女，我每月至少总要有中国钱三十块寄给她，才放心。

大沅。二月六日第一封

芝加哥是美国第二个大城，生活程度极高，我从前已经告诉过你了。我来这里，因为最近，车费自己出的，还出得起，并且芝加哥大学极好。

二

霓君，我的爱妻：

从此以后，我决定自己作饭。每月可以寄二十块美金给

你，我自己还可以买点书，我问了他们内行的人知道腌鱼腊肉这面都可以买得到，不过这人不十分可靠，详细情形我以后告诉你。我想这个消息你听了一定很喜欢。一年半载之后，你进了学堂，很可以在这里面省出一笔钱来。现在已经春天，我的衣服没有，美国人又是富，我们中国人到这面来，至少不要穿得象叫化子。并且我那本书寄去上海，可以拿四五十块中国钱，我叫了他们给你寄去，可以支持些时候，所以我不得已，作了春天两套衣裳。阳历四月初一我准寄美金卅块回家。你阳历五月半可以收到。从阳历五月起，每月决定能余廿块，可以两个月寄一回。在美国照相，听说贵的不得了；照六张六寸的，要廿块美金。所以现在是照不起。无论如何，在美国总要照一次作纪念的。早迟那就不敢讲了。鱼肉你现在不必寄。还有罐头之类东西，美国并不贵，也不必托罗先生带了。绣花抽税太高，并且销的不多，也算了吧。我如今读书很快活，并且除去寄钱给你以外，我自己每月还能买些自己要看想买的书，这也叫我高兴。我如今立了一个志向，要把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诗都拿来读。这面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很大，我要看的这种书大半都有，你想我是多么快活。大前天本是礼拜，我照例应该写信给你的，因为看书有趣，看忘记掉了。我今天虽然看着一本好书（荷兰国的诗），不过我信没写，实在不放心。所以把书放下，赶快写信，省得你记挂。芝加哥这面常常阴天，不象北京，很象南京。长沙我虽然离了好久，我想也是这样。写完这信，晚上作梦，梦到我凫水，落到水里去了；你跳进水里把我救了出来；当时我感激你，爱你的意思，真是说也说不出，我当时哭醒了，醒来以后，我想起你从前到现在一片对我的真情，心里真是